

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成善机制探究

周嫚琳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9日

摘要

关于荀子人性论的探讨, 看似存在着悖论: 一方面荀子认为“人之性恶”, 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 二者之间的内在转化就在于“化性起伪”。本文围绕荀子“化性起伪”的概念界定、其哲学性与“化性起伪”何以可能展开系统探讨。荀子虽以“性恶论”著称, 但其人性论并非全然否定善的可能, 而是强调“化性起伪”与“心”的认知与道德能力在成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本文结合《荀子》文本与近人研究, 试图以文本为基础诠释荀子的“化性起伪”思想, 并探寻民众如何能化性起伪, 善的来源机制如何导致善的行为产生。

关键词

性, 伪, 心, 化性起伪

An Exploration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Virtue-Building in Xunzi's Theory of "Transforming Nature and Giving Rise to Artifice"

Manlin Zho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6, 2026; accepted: June 28, 2026; published: July 9, 2026

Abstract

Discussions regarding Xun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ppear to present a paradox: on the one hand,

文章引用: 周嫚琳. 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成善机制探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7): 51-56.

DOI: 10.12677/acpp.2026.157306

Xunzi maintains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on the other, he asserts that “even a commoner can become a Yu”. The intrinsic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se two positions lies in the concept of “transforming nature and giving rise to artifi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Xunzi’s “transforming nature and giving rise to artifice”, it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possible. Although Xunzi is renowned for his “theory of innate evil”,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does not entirely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goodness; rather, it emphasises the crucial role of “transforming nature and giving rise to artifice” and the cognitive and moral capacities of the “mind” in the process of attaining goodness. Drawing upon the text of the Xunzi and recent scholarship, this paper seeks to interpret Xunzi’s thought on “transforming nature to give rise to artifice” on a textual basis, whilst exploring how the common people might achieve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how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goodness lead to virtuous behaviour.

Keywords

Nature, Artifice, Mind, Transforming Nature to Give Rise to Artifi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何为“性”与“伪”

唐端正说“通观荀子全书，他所能证明及所要证明的，不在性恶，而在善伪([1], p. 45)”，那么何为“性”，何为“伪”，“性”与“伪”又有什么内在联系。

(一) “性”的概念界定

荀子认定性是与生俱来的，性是自然生命之质，是中性的，没有道德理性，没有善的根([2], p. 198)。“自然义”即是“生之所以然”；“生就义”即“实然领域内，不可学、不可事，自然而如此”；“质朴义”指凡天生于人的全部就是人之性[3]。荀子认为，人有“耳目口鼻之辨声色臭味，骨体肤理之辨寒暑疾痒”的感官本能；有生理欲求，“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4], p. 434)。”有好利恶害、好利欲得的心理反应[2]。

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欲望本身并不是恶，欲望扩展或提升到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满足才是恶。“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4], pp. 434-435)。”人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义规范，直接表现为社会秩序的良窳。行为违背礼义之道造成的“偏险悖乱”的社会局面，被他定义为“恶”。荀子以人之“生而有”释性，如果任由这些倾向发展，必将产生危害社会的种种恶行。因此，必须依靠圣人制定礼乐，推行师法教化、确立礼义之道，方可使社会生活得以正常展开[5]。

(二) “伪”的概念界定

从现存先秦典籍来看 除《荀子》外，“伪”普遍表虚伪、诈伪，显然是一个具有负面伦理色彩的词汇[6]。荀子继承并改造了老子、特别是庄子笔下“伪”的含义，并赋予“伪”字以正面伦理色彩。

“伪”在荀子思想中并非指虚伪或伪造，而是指后天的人为努力与教化养成，“伪”包括“心虑而能为之动”的一切产物——礼、义、法、度乃至道德情感本身。荀子强调“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4], p. 437)，“可学而能”强调其后天习得性，与“不可学，不可事”的“性”相对。“可事而成”强调其实践性。“在人者”强调其人为性。“伪”即是指一切后天通过思虑、学习而形成的言行规范和文化成果。“伪”的核心在于“心虑而能为之动”([4], p. 411)，即心通过思虑、选择、积累和习惯，

最终形成稳定的道德人格和行为模式。他认为，“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 ([4], p. 437)，又认为，“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4], p. 412)。也就是说，伪是后天人为的努力，是后天教化的结果。

(三) “性”与“伪”的关系

《正名》篇则对“性”“伪”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强调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体现。“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伪则是指通过人的思虑和行动而形成的后天的行为和品德。他指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4], p. 366)。”“性”是“伪”的物质前提，没有天生的“性”，“伪”就没有施加的对象；“伪”对“性”有成就作用，没有“伪”，“性”也不能自己变得美好。性与伪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性是伪的基础，没有性，伪就失去了加工的对象；伪则是对性的改造和提升，没有伪，性就无法实现自身的完善[7]。

2. “化性起伪”的哲学基础

(一) 纵性致恶与秩序失落

1. 个体欲望的无限性与社会资源有限性的矛盾

在《富国》篇中，荀子提出“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4], p. 184)的观点。他认识到人天生具有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如果不加节制，必然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冲突。荀子在《性恶》篇中对人性恶在行为上的表现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4], p. 434)这清晰地表明，当人的“好利”“疾恶”“好声色”等自然本性不受约束，任其肆意发展时，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恶果。

“争夺生而辞让亡” ([4], p. 438)，人们对利益的过度追求，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违背道德和法律，采取不正当手段，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残贼生而忠信亡” ([4], p. 438)，人性中的“疾恶”情绪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宣泄和引导，就会演变成暴力和伤害行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 ([4], p. 355)，对声色的过度沉迷，会使人陷入道德混乱的境地。这些恶的行为表现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2. 欲求秩序，必先化性

《荣辱》篇中，荀子进一步阐述了人在自然欲望驱使下的行为表现。他指出“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 ([4], p. 64)，明确表明人在情感上对物质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完全受欲望的支配。从人性中的认知、情感和欲望来看，荀子认为人那里有一种生来就有的“知”和“辨”的能力，能够对自己的欲望进行反思和克制。荀子深刻认识到人性恶的危害，因此他主张通过“化性”，即通过后天的约束来改变人的本性，使人能够遵守社会规范，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荀子在《解蔽》中提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 ([4], p. 397)心作为身体和精神的主宰，它能够主动地追求善，将善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

心具有认知和思考的功能，能够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礼义道德的规范和准则，从而分辨出行为的善恶是非。“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4], p. 2)通过广泛地学习和不断地自我反省，心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智慧，提高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心不仅能够认识到善，还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善的理念付诸实践。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实际的行动，才能真正实现善的价值。“道虽迩，不

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4], p. 26) 善的实现需要人们付出实际的努力，积极地去践行道德规范。

(二) 圣王起伪与善的起源

1. 圣人化性而起伪

性恶代表着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是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状态，具有盲目性和冲动性。正如荀子所言，“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 ([4], p. 346) 人的本性中充满了对利益、感官享受的追求，心能够通过思考和判断，从而引导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善并非内源于心性，而是外源于圣王的创造性制作。圣人之所以能制作礼义，凭借的是其卓越的“认知心”，“圣王”即“尽伦者也，尽制者也”，其合法性源于“能群”，使人类群体避免“争乱穷”的自然状态。

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对心有着重要的影响，心的思考和判断往往受到“性”的影响。荀子认为，人本性的欲望会激发心的思考和追求。然而，如果“性”的欲望过于强烈，就会蒙蔽“心”的理智。荀子所谓的“性恶”是指作为“性”之心由于生而不具有礼义，且亦不能以知礼义之道而易导致事实上的非礼义的“偏险悖乱”的状态[8]。圣王是唯一能够“知道”并“体道”的人。普通人只能通过“师法”接受礼义，但圣王能制作礼义。圣王不仅是知道者，更是能转化现实的人。他面对的是“性恶”的普通人，通过礼义法度“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心在历史上，圣王是通过长期试错与类思维，从实践中提炼出礼义的“类”，而非凭空立法。

2. 伪起而生礼义

“化性起伪”是荀子提出的重要思想，他认为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礼义的熏陶，可以使人性中的恶得到抑制，善得以彰显。在这个过程中，心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通过学习礼义，心可以引导人们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对性恶的改造。

在《礼论》中，荀子从人性论的角度深入阐述了礼的起源和作用。他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4], p. 346) “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4], p. 428) 明确指出欲望虽不能完全满足，但可以接近满足；虽不能去除，但可以调节。调节的工具就是“礼”和“理”，礼的产生源于人的欲望所引发的争夺和混乱。先王为了避免社会陷入混乱，制定了礼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欲望得到合理地满足。荀子认识到人的自然欲望如果不加约束，会导致社会的无序，而礼义的出现正是为了抑制人性中的恶。荀子还提出礼具有“养”的特殊功能，“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4], p. 346) 礼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规范，更是一种对人性的涵养和塑造，通过礼的熏陶，才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4], p. 346)

3. 化性起伪的内在可能性

“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4], p. 366) 荀子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分析，明确表明人的本性充满了自私、贪婪和暴力的倾向。如果任由这些本性发展，社会将陷入混乱和无序。然而，荀子认为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即“化性起伪”，来改变自己的本性，实现从恶到善的转变。他强调“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4], p. 438)，圣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制定了礼义和法度，引导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 “心”是“知”的主体与条件

“化性起伪”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化性起伪”的过程中，“心”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荀子的“心”主要是一个理性的、具有抉择能力的主体。“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

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4], p. 412) “心容其择也。”([4], p. 51)心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正是这种选择能力，使人能够超越本能的驱使，走向道德的自觉。

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术”([4], pp. 29-30)，强调通过“虚壹而静”进行修养，“虚”并非空无所有，而是“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壹”是“不以夫一害此一”、“静”则是“不以梦剧乱知”。荀子并未否定情感，而是主张情感活动不应凌驾于心的“天君”地位之上，使心从“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9]。其“养心”一是要提升意志，以保证“心术”善而不是恶；二是要解除认知的蔽障，使心知“道”并认可“道”。前者是“志意修”，后者是“知虑明”，如此其“养心”说始成立[10]。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便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外在的礼义内化为自身的德性。这一过程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在“知虑”层面，通过“礼之中焉能思索”而“能虑”，成为理智化的思想主体；在“志意”层面，通过“礼之中焉能勿易”而“能固”，成为规范化的文化主体；在“血气”层面，通过“能虑能固，加好者焉”而“好道”，成为精神化的道德主体。最终，个体人格经历“士”“君子”“圣人”三个阶段，实现从被动遵守礼法到主动喜好并践行礼义的转变。

(二) “知”是“能”的导向与前提

荀子认为，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4], p. 522)，《性恶》“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4], p. 415)“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4], p. 502)荀子认为如果人仅凭本性中的好利恶害之情，放任其“能”自由发挥，而没有“礼义之知”来设定边界和方向，那么人与人之间强大的“能”必然相互冲突，导致“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只有当“能”被关于“礼义”的“知”所引导时，它才会被用于建设性的、符合道德与社会秩序的目的。

静态的“知”必须依靠心才能驱动“能”，“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4], p. 412)。当性情欲产生时，心会基于其已认知的“道”和礼义，进行权衡思考，然后做出顺从情欲还是遵循礼义的抉择。这个“虑”的过程，就是“知”介入并指导“能”的瞬间。人拥有知与能的潜能，通过“虚壹而静”([4], p. 387)以“知”道，通过“虑”以抉择，进一步以“知”导“能”，积伪成圣。“知”与“能”互为表里，人有所认知后即能做出某种选择、判断，进而付诸某种行动，无“知”则无法选择、判断，亦无法做出行动，无“能”则“知”亦无法表现出来[8]。“知”还要将其所知表现在行为上，即荀子肯定人有实践本能。他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恶的，但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礼义的熏陶，人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本性，实现道德的提升。“涂之人可以为禹”([4], p. 442)，荀子坚信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潜力，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和践行礼义，就能够克服自身的恶性，培养出善良的品德。

4. 结语

“化性起伪”既揭示了人性中固有的欲望与局限，又高扬了人心通过“知”“虑”“伪”而趋向善的能力，凸显了后天教化、礼义规范与法律制度在成德与社会构建中的根本地位。在道德相对主义蔓延、社会价值多元的今天，荀子思想为公共政策中的行为引导提供了深刻启示。它警示政策设计不可单纯依赖人的道德自觉，而需通过“礼”的柔性规范与“法”的刚性约束共同矫正行为；它挑战了当下“轻教化、重管控”的治理倾向，强调制度必须与价值教育相配合。未来的研究可聚焦于荀子“礼法合治”与行为经济学“助推”理念的对话，探索在算法伦理、公民教育等具体领域如何实现规则的善性内化，从而真正提升荀子思想的现实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唐端正. 荀子探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2] 蔡仁厚. 中国哲学史[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
- [3] 陈林. 荀子“性恶”论辨正[J]. 道德与文明, 2010(5): 80-87.
- [4]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5] 郑臣. 从“化性起伪”到“隆礼重法”——荀子内圣外王思想初探[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2): 109-113.
- [6] 强中华. 反者道之动: 荀子“化性起伪”对庄子“性”与“伪”的因革[J]. 中国哲学史, 2009(2): 51-58.
- [7] 郭晓东. 荀子思想的社会学阐释[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6): 82-89.
- [8] 陈林. 论荀子之“心”的二重涵义[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 [9] 陈林.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J]. 道德与文明, 2012(2): 75-84.
- [10] 梁涛.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J]. 哲学动态, 2017(1): 59-68.